

主 | 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
编 | 镇江市园林管理局



文宗阁暨《四库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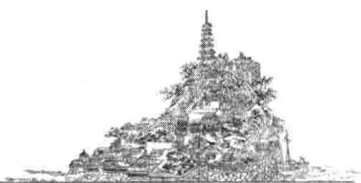
WENZONGGE JI SIKUQUANSHU YU
ZHENJIANG XUESHU YANTAOHUI LUNWUNJI

镇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主 | 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
编 | 镇江市园林管理局



文宗阁暨《四库全书》



WENZONGGE JI SIKUQUANSHU YU
ZHENJIANG XUESHU YANTAOHUI LUNWUNJI

镇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宗阁暨《四库全书》与镇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镇江市园林管理局主编. —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2.4

ISBN 978-7-81130-323-0

I. ①文… II. ①镇… ②镇… III. ①四库全书—研
究—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Z12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2972 号

文宗阁暨《四库全书》与镇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

镇江市园林管理局

责任编辑/张 静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212003)

电 话/0511-84440890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718 mm×1 000 mm 1/16

印 张/12

字 数/189 千字

版 次/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30-323-0

定 价/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镇江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美丽的山水城市。这里兼有北方的雄奇与南方的秀美,又是长江和大运河交汇的地方,无论是文化底蕴,还是山水风貌,都显示出独特的神韵。在3 000年的发展过程中,镇江的大地上留下许多灿烂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不仅是智慧的结晶与文明的象征,更是人类的财富和名城的骄傲。而金山文宗阁无疑是镇江山水城市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历史上,文宗阁与《四库全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一部御敕、官修的大丛书,其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海汇百川,纲举条贯,萃四千余年之文化,以成历代典籍之大观”,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宝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部类,“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一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这些书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这部巨书入藏文宗阁,曾极大地丰富了镇江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藏书宝库,在海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

文宗阁以庋藏《四库全书》闻名,是清代最重要的官府藏书楼之一。它和北京故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一起,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很多外地人通过文宗阁知晓了镇江这座城市。



文宗阁被烧毁后,150多年来有识之士要恢复此楼的呼声不断,前有清代礼部尚书溥良和江苏学政王先谦,继有镇江知府王仁堪和社会贤达沈恩孚,再有南菁书院秀才刘翰和绍宗藏书楼创始人吴寄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地点,以不同的方式,呼吁做同一件事——复建文宗阁。可惜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成功。2008年4月7日北京著名清史研究专家阎崇年来镇江讲学时,在考察了金山文宗阁遗址后,曾大声呼吁镇江要尽快复建文宗阁,让这座承载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藏书楼再现金山。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的一些专家学者也积极撰文献策,并从浩瀚的文献中找到了当年文宗阁的原图,要求按照原图尽快复建文宗阁,延续它的文脉。

面对前人的托付和今人的呼唤,镇江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镇江山水城市的发展思路,把复建文宗阁作为其中的一件实事来办,要求结合金山风景区的扩建工程,融入这一具有文化内涵的元素,终于在2011年10月26日圆满完成了文宗阁的复建,打造出一个融合古今文明的经典之作,让古往今来的读书人“圆梦”,让沉寂百年的藏书楼“复活”,以无愧于前人,造福于后代。

文宗阁复建后,如何更好地传承文明,使之进一步扩大影响、发挥作用,是一个值得研讨的课题,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和镇江市园林管理局针对这一课题,利用文宗阁复建落成仪式的机会,联手举办了文宗阁暨《四库全书》与镇江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了10多位专家学者的论文,分别从文宗阁的历史、复建意义、《四库全书》中与镇江有关的书籍,以及《四库全书》的编撰与镇江人的关系等角度,探讨了文宗阁的沿革和未来的发展趋向,为用一种全新的视野去研究文宗阁开了个好头。希望以这次研讨会为开端,让更多的人知道文宗阁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认识到它对镇江历史文化乃至全国藏书界的影响,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宗阁与《四库全书》的研究中来。

镇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会长
李壮云

序 \ 李壮云 001

《四库全书》文史考证

查阅《京口耆旧传》的几点认识 \ 钱永波 003

从《文选注》提要略窥总目与简目之异同——《四库全书》两目提要
札记一则 \ 乔长富 007

《四库全书》文献价值一例——《明日歌》作者辨正 \ 裴 伟 011

《四库全书》与镇江——论文论据应用的二三事 \ 童文经 015

《四库全书》的价值例说——“沈括陷害苏东坡”质疑 \ 王同顺 023

文宗阁《四库全书》综论

文宗阁暨《四库全书》选择镇江原因浅析 \ 王玉国 029

镇江文宗阁缘起与发展 \ 王同顺 037

略谈《四库全书》编纂的历史功绩和现实意义——写在镇江重建文宗
阁之际 \ 孙润祥 040

与文宗阁相关的历史 \ 樊璇璇 047

金山文宗阁 \ 张守群 053

《四库全书》为什么没有收编《园冶》 \ 张守群 061

文宗阁《四库全书》史征

文宗阁考略 \ 徐 苏 071

民国《金山志》记载文宗阁文赋记 \ 吕 品 079

文宗阁藏书目录 \ 汤 立 088

钱谦益与文宗阁《四库全书》 \ 彭 义 105

《四库全书》典籍英华

四库本《丁卯集》校读记 \ 笄远毅 115

“文选学”在隋唐兴盛另有隐情——萧统《文选》在隋唐得以发扬光大的原因探析 \ 吴晓峰 129

《文心雕龙》创作原则三论 \ 李金坤 139

文宗阁复建综述

在镇江文宗阁开放日仪式上的讲话 \ 徐 平 155

复建文宗阁 再现皇家藏书楼——记首次开放活动日的
影响 \ 邵孟大 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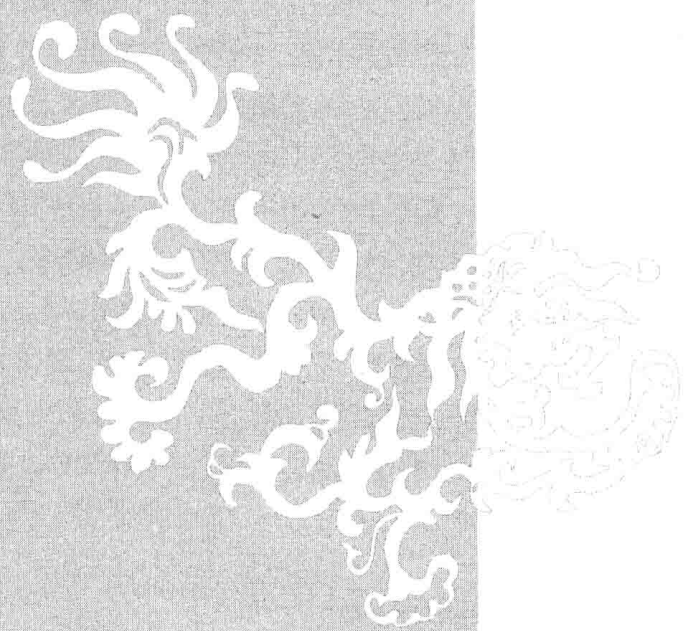
文宗阁室内综合设计理念阐述 \ 王亚南 164

重建文宗阁——人文景观 建筑景观 \ 郭祥明 171

文宗阁复建抒怀 \ 李金坤 182

后记 184

《四库全书》文史考证



查阅《京口耆旧传》的 几点认识

钱永波

《京口耆旧传》是宋代镇江名贤的传记,被选录于《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笔者先是查看了余嘉锡著《四库提要辨证》对《京口耆旧传》撰写人的考证,接着查阅了丹徒李吟白(步青)手抄《四库全书提要·京口耆旧传》(九卷)、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中的《京口耆旧传》全文。在余嘉锡著《四库提要辨证》中,考辨的史部传记类有六篇(不含存目),其中就有《京口耆旧传》。一本地方性的人物传记,被收入国家书库,可见其史料价值。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盖是书体例,全仿正史。每为一传,首尾该贯,生卒必详,与诸家杂说随笔记载,不备端末者不同。故事实多可依据,于史学深为有裨。”笔者从中得到以下五点认识。

第一,此书是刘宰所撰与《嘉定镇江志》配套的京口名贤传记。

这从南宋著名学者、镇江金坛人刘宰给当时镇江郡守史弥坚的信中可以得知。《京口耆旧传》是谁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写道:“不著撰人名氏”,根据《苏庠传》推测“作者当丹阳人”,因由苏庠“交其孙”,“当为南宋末年人”。而现代著名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余嘉锡则引证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丹徒人陈庆年的考证,认为该书为南宋中期镇江金坛人刘宰所撰。刘宰(1167—1240年),字平国,自号“漫塘病叟”,谥文清,绍熙元年(1190年)进士,曾任江宁尉、真州司法、泰兴令,为人刚大正直,明敏仁恕,后弃官归隐,朝廷屡任皆辞,居乡30年,专心致学,施惠乡邦,有《漫塘文

集》、《语录》行世,《宋史》有传。刘宰在《漫塘文集(卷八)·回知镇江史侍郎弥坚》中说,他是因为史弥坚将修镇江地方志(即《嘉定镇江志》),令他“搜访前辈行治以裨荟萃”,而撰成《京口耆旧传》的。余嘉锡据此又考证《嘉定镇江志(卷十五)·宋太史史弥坚传》中所载:“弥坚守郡在嘉定癸酉、甲戌、乙亥之三年”,畀校官卢宪重修郡志,而将“搜访前辈行治”交给了漫塘。刘宰写好《京口耆旧传》是嘉定八年(1215年)夏间。由此,余嘉锡认定《京口耆旧传》是因为当时编写《嘉定镇江志》而受命采写的传记。《京口耆旧传》遵循“生存人不录”的原则,所以书中明言丁博雅、王万全两人皆卒于嘉定七年(1214年)前。余嘉锡除依据陈庆年《横山乡人类稿》外,还从其他方面进行考证,例如“全书各传,凡叙事皆用史法称名”,而“刘蒙庆传称‘居士’,则以书出宰手,不敢名其父也”等。这样就以证据链的方法考定作者为刘宰。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始于宋初,迄于端平(1234—1236年)、嘉熙(1237—1240年)间”,连作者刘宰自己也名列《京口耆旧传》名贤之列,应是后人增附,余嘉锡的证据之一是称谓与全书体例不合,如称刘宰为“漫塘刘公”。

第二,从书中可以领略镇江的山水之美。

《京口耆旧传》是写宋代名贤的书,而他们生活在山水城市镇江的自然环境中,并因势建园、建宅,在自然中融入人文的韵味,因此,笔下必然会写到镇江的山川景色和人文风貌。例如沈括传记中就有这样一段描述:“沈括,字存中,杭人,居丹徒,国史有传。初,括壮年尝梦至一处,登一小山,花如复锦,而乔木蔽其上。山之下有水,澄澈。梦中乐之,将谋居焉。自尔岁,尝梦至其处。后十余年,有道人为括言京口山川之胜,且云郡人有地求售,括以钱三万缗得之。后十余年,道京口,至所买之地恍然乃梦中所游,因号梦溪。”再如刁约传记中写道:刁约所居,“颇有园池之胜”,“藏春坞坞西临流为屋,曰逸老堂。又西山阜植松,其上曰万松岗”。又如米芾传记中也写道,米芾“过润,爱其江山,遂定居焉。作宝晋斋,聚法书名画其中。北固既火,结庵城东,号海岳,吟哦其间,为京口佳绝之观”。从以上三例可知,这些宋代镇江的名贤,不仅赞赏这里的山水之美,而且赋予它们文化品格,使其独具人文、自然之美。

第三,宋代的润州、镇江是人文荟萃之地。

北宋时,镇江绝大部分时间仍称润州,只是到后期才改润州为镇江府。宋代期间,镇江可谓名人辈出,人才济济。《京口耆旧传》中列传的有 68 人(不包括这些传记中提及的他们的后代),其中:第一卷 8 人,第二卷 14 人,第三卷 7 人,第四卷 4 人,第五卷 10 人,第六卷 7 人,第七卷 6 人,第八卷 5 人,第九卷 7 人。《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对此作了概述,虽然分类、举例不尽合理,却也可见一斑。《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写道:“其书采京口名贤事迹,各为之传……其中忠烈如陈东,经济如张焘、张缜、汤东野、刘公彦,风节如王存、王遂、蒋猷、刘宰,文学如沈括、洪兴祖,书画如米芾父子。虽皆著在史传,而轶文逸事则较史为详。”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镇江研究丛书·科技巨匠》中重点写了六位我国古代的著名科学家,其中晋代一人,南朝两人,宋代两人,明代一人;而《京口耆旧传》所记宋代两位——沈括和苏颂,与丛书一致。《京口耆旧传》写道:“(沈)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论著,居八年,卒,归葬故里。子孙犹家京口,而梦溪他属久矣。”“苏颂,字子容,泉州人,居丹徒,国史有传。”沈括最著名的著作是《梦溪笔谈》,江苏大学出版社于 2011 年 3 月正式出版了王骥先生的《梦溪笔谈注》,对《梦溪笔谈》、《补笔谈》、《续笔谈》的 609 条原文全部加以注释,这对现代人阅读和研究这部巨著具有辅导和启发作用。近几年来,海内外苏氏宗亲会负责人多次来镇江寻访。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苏颂的研究、宣传,这不仅是为了回应苏氏宗亲会,更是为了继承和发扬镇江历史人物所承载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

第四,从中可以借鉴一些为官者所应具有的美德。

试以刁约为例。《京口耆旧传》中写道:“刁约,字景纯,少有盛名,擢天圣八年(1030 年)进士第……约性殷勤笃至,急人之急甚于己私。在京师,宾客无贵贱少长,有谒必报,日不足继之以夜,故馆中多有走马多罗之诮。而约实未尝一登权要之门,故同时辈流躐进骤迁,而约独四十年周旋馆学,天下氏无问识不识,皆称之为刁学士。而一时名德相望前后的如范公仲淹、欧阳公修、司马公光、王公安石、王公存、苏公轼皆爱敬之。”刁约告老而归,王

存以诗送之：“平生胸怀笃风义，往还不论贱与贵。骑马都城四十年，未尝一毫为身计。”刁约卒，苏轼哭之以诗，王安石祭之以文。其实，沈括、苏颂等许多历史名人都各有自己的优良品德，很值得发扬光大。

第五，书中明白记载米芾墓在黄鹤山。

《京口耆旧传》载：米芾，“太原人，其父尝家襄阳，未几，迁丹徒，故国史书曰吴人”。“踰年诏入为书画学博士，擢为礼部员外郎。以言者罢，知淮阳军。弥年疡生其首，卒年五十七，葬黄鹤山。”关于米芾墓在镇江南郊何处，主要有长山、黄鹤山两说。蔡肇《米元章墓志铭》写道：“以大观三年（1109年）六月某日，葬丹徒长山。”后王象之编《舆地纪胜》从其说。而南宋《嘉定镇江志》则记为：“礼部郎中米芾墓在黄鹤山，中书舍人蔡肇铭。芾之父，左卫卫将军赠中散大夫，母赠丹阳县太君阎氏，皆葬于此山。”又：“弥年，疡生其首。卒年五十七，葬黄鹤山。”六年前，镇江发现《米元章墓记》明碑拓印残本，其中有“黄鹤山之麓，是南宮所以从二亲于地下者也”之句。又据报载，发现清末民初丹徒籍人高觐昌翰林修复明碑《米元章墓记》之题刻拓印条幅，也写道：“宋米元章墓在城南鹤林寺西南百余步。米公爱润州山水，殁葬于此。相传公为寺中伽蓝，盖其精神文采，久与鹤林固结辉映相终始矣。”清代康、雍和乾隆初“京口三诗人”中的余京、鲍皋和丹徒诸生戴岩等人的诗作中也都提到黄鹤山米芾墓。至于清《康熙（乾隆）镇江府志》载“米芾墓在长山”，那是因为修志时南宋《嘉定镇江志》、《京口耆旧传》尚未浮现于世，后来的《嘉庆镇江志》、《光绪丹徒县志》则“递相传误”。为什么蔡肇《米元章墓志铭》记葬长山？现有两种解析：一种认为蔡肇写墓志铭是在葬前，未署确切日期，是写的“某日”；一种认为其墓是米友仁后来移葬黄鹤山的。鉴于从南宋《嘉定镇江志》、《京口耆旧传》载米芾墓在黄鹤山至今已近800年，而黄鹤山也确有墓在，尽管时有荒芜、迁徙，在没有考古发掘前，宜乎保留现状，组织修葺，使其精神文采与鹤林固结辉映。

以上是笔者查阅《京口耆旧传》的一些心得。笔者在查阅中了解到，《京口耆旧传》完稿后并无刊本，而是手抄相传，以致留存至今的各种抄本、版本难免存在错、漏、乱等问题。笔者此次没有深入阅读研究，也没有对抄本、版本作比较分辨，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从《文选注》提要

略窥总目与简目之异同

——《四库全书》两目提要札记一则 乔长富

镇江金山文宗阁曾是清廷庋藏《四库全书》的七阁之一。要了解《四库全书》，不能不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总目”）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以下简称“简目”）。总目与简目，有联系又有区别。此文拟通过比较总目与简目关于《文选注》的提要，窥探二者异同之一斑，以此庆贺文宗阁的复建。

《文选》是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上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号称总集之首、文章渊薮，为文人所宗仰。问世以来，注者颇多。其中，流传于世而又成就突出、影响显著的，首推初唐李善的《文选注》。李善《文选注》收录于《四库全书》，在《四库全书》总目和简目中都有提要，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考论。《文选》的主编萧统是南朝梁代南徐州（治今镇江）南兰陵东城里（今丹阳东城村）人。南朝以来，丹阳一直属于镇江。所以，大而言之，萧统也是镇江人。因此，在庆贺文宗阁复建之际，从《文选注》提要看《四库全书》两“目”之异同，也就多了一层特殊意义。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说“异同”，是就总目和简目共同著录的作品提要而说的。至于总目有“存目”，简目删去“存目”之类，这也是二者的不同，但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由此出发，让我们先看总目对《文选注》的提要。总目对《文选注》用了约 800 字分三大段加以考述。开始以 50 余字交代“旧本”卷帙、撰者、注者。从“《新唐书·李邕



传》”开始至“未详考也”，约 300 字为第二段，针对《新唐书·李邕传》所说，考证李善注《文选》时，“邕尚未生”，“至生邕之时，（李善）当七十余岁，亦绝无伏生之寿，待其（指李邕）长而著书”（按：此说错误，详后），从而推定“今本”并非“邕所改定”。然后。根据《资暇录》所说，推定“是善之定本，本事义兼释，不由于邕”，进一步证明“定本”出于李善之手，“不由于邕”。从“其书自南宋以来”至结束共 400 余字为第三段，详考所收毛晋汲古阁刊本《文选注》，“殆因六臣之本削去五臣，独留善注”而成，并非“善注单行”原本，通过书中夹有“五臣”注，以“善曰”（李善注）为“补注”，甚至出现“李善本”、“五臣本”之说等事实加以证明，最后说明由于“是本之外更无别本”，所以采用了毛晋刊本。

而对同一部《文选注》，简目提要仅有近 100 字。全文是：“梁昭明太子萧统编，唐李善注。据李匡义《资暇集》（按：即《资暇录》）称，善注《文选》，有初注，有复注，有三注、四注。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解甚多。此本所注甚详，当即绝笔之本也。《文选》为文章渊薮，善注又考证之资粮。一字一句，罔非瑰宝。古人总集，以是书为弁冕，良无忝焉。”这段文字也分三段。开头两句交代编者及注者。“据李匡义”至“绝笔之本也”约 50 字，根据《资暇集》所说，推定《文选注》“此本……当即绝笔之本也”。从“《文选》为文章渊薮”至结束近 40 字，指出《文选》及李善注的地位和价值。

比较总目与简目对于《文选注》的提要可以看出，总目与简目虽然所论对象相同，而且某些重要材料和观点也基本相同，显示它们之间有着重要联系，但是，在内容、侧重点和表述方式等方面，却有诸多差异。总目详密而丰繁，侧重于对作品的撰述、版本等详加考述，探其源流，辨其是非，旁征博引，不厌其繁。简目虽出自总目，但它精要而鲜明，既不是全如“上谕”要求的那样，“只载某书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奉谕旨》），也不是简单地对总目删繁就简，而是一方面汲取总目之精华，浓缩成观点，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对所题著述的品评，拓展和深化了总目的内涵，更多理性思考和高明识见。总之，关于《文选注》的两种提要，总目所述是简目的基础和重要依据，简目所述则是总目的提炼、拓展和升华。例如，总目针对《新唐书·李邕传》所说，既从李善显庆年间进《文选注》的事

实和李邕出生时间,论证其说不可信,又举《资暇录》所说,推断“是善书定本,本事义兼释,不由于邕”。简目则仅采用总目所举《资暇录》(即简目所说《资暇集》)的说法,并根据“此本所注甚详”,推定“此本当即绝笔之本也”。而对于总目引以为据的李邕不可能助李善注《文选》的说法,简目则未加采纳。现在看来,据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刊正》所考,所谓李邕不可能助李善注《文选》的说法是错误的,那么简目不采此说,不排除简目撰者也感到其说错误,因而暗中匡正的可能;退一步说,即使撰者未感到错误,至少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匡正的作用。这些情况显示,简目所说与总目所说相比,不但内容更集中,根据更可信,而且观点更鲜明,语气更肯定,文辞更简洁,可谓后出转精。另一方面,简目增加了总目所没有的品评作品的内容,从文学发展和文学批评的深度和高度,对《文选》和《文选注》作出了中肯而精要的评价,不但丰富和拓展了提要的内容,而且显现出思想光辉,因而具有更大的价值,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

以上所说《四库全书》总目与简目表现在《文选注》提要之间的异同,其实只是其异同的一种情况。事实上,两“目”之间的异同情况相当复杂。以历史上镇江(含丹阳、句容)籍作者以及曾在镇江居住、任职的作者的总集和别集为例,徐陵《玉台新咏》、权德舆《权文公集》等与《文选注》相同,也是总目考述版本等,简目除略述版本外,还增加了品评的内容。但是,鲍照《鲍参军集》、许浑《丁卯集》等的提要,总目与简目却是只有考述,没有品评;而苏颂《苏魏公集》、萨都刺《雁门集》等的提要,总目与简目是既有考述,又有品评;米芾《宝晋英光集》、张耒《宛丘集》等的提要,简目又比总目少了品评;王令《广陵集》、张纲《华阳集》等的提要,则是简目比总目少了考述。诸如此类,可见其复杂性。但是,尽管如此,总目与简目关于作品集的提要在材料、内容、观点等方面,虽然有详略繁简之分,实际上却是观点一致、内容互补、相辅相成的。上面所说总目与简目在《文选注》提要方面的异同,也只是这些特点的一种表现。正由于此,当我们翻检《四库全书》有关某些著作的提要时,只看总目不行,只看简目也不行,应当将二者结合起来看,否则容易产生片面性。当然,这里所说的只是就总目与简目的对比范围而言。事实上,不但总目,即使是简目,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甚至明显错

误的东西,曾为学者所摘发、辨析和刊正。因此,要真正读好《四库全书》中的某部著作,所要参看的就不能局限于总目和简目,还需参看其他著述。

最后,值此文宗阁建成之际,提点建议。老话说,创业容易守成难。守成难,难在怎么“守”。要“守”,就要有活力,有作为,不断前进。因此,新文宗阁建成之后,不应只是守住一部《四库全书》,而应围绕它为发展镇江的文化事业作更大、更多的贡献。例如《四库全书》所收方志很少,镇江的方志更是一部未收。新文宗阁是否应在保护性地整理、出版和研究镇江方志以及其他地方性历史文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再如,新文宗阁是否可以借建成之机,广泛征集和搜集现当代镇江籍以及在镇江生活、工作过的文人学者的著作,开辟专室以贮存并供读者阅览?诸如此类,既传承编纂《四库全书》的精神,又可弥补其不足而有所发展。当年,清代文宗阁曾对镇江以至苏南地区的文化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只是由于战乱,才毁于火。如今,国家长治久安,新文宗阁如果始终保持活力而有所作为,相信它会后来居上,岿然永存。